

另一種風月，另一種愁

2006/9/2 中國時報

□ 不需問卷調查，相信國人認知的西班牙風情，不是身姿綽約的弗朗明歌舞者，便是紅巾舞動的鬥牛士。賽萬提斯的瘋狂騎士「吉訶德」、米羅筆下的西班牙太陽、高第扭曲怪誕的建築美學、布紐爾的超現實電影和達利的兩撇鬍子，或許對半數的國人也不陌生，但是算算認識詩人羅卡的，大概是屈指可數了。

羅卡全名為費得利可·加爾西亞·羅卡(Federico García Lorca)，西元 1898 年生於西班牙南方的格拉那達省，從生到被暗殺而死，短短三十八年卻跨越了兩個世紀，他的文風是二十世紀初的跨世紀美學。羅卡的性別取向和左派政治立場不僅影響他的創作風格，也多少引起爭議，但他的詩歌美學卻是西班牙當代詩人的導師。其中他對愛情、對壓抑的詮釋極為強烈，《吉普賽故事詩》裡反覆出現的憲警，死亡的主題和奔逃的場景，或可說明一二。

□ 《吉普賽故事詩》是羅卡最受人歡迎的詩集，寫作時間從 1924 年到 1927 年。詩裡處處可見視覺化的文字表達，擬人化的風月，傾訴一頁頁吉普賽的故事、羅卡的心事。詩人擅長的象徵及暗喻，開啟無盡的想像空間，特別的是，詩人的心意永遠在表面的文字表達以外。你讀到的月亮，可能是小鼓；你讀到的小鼓，可能是平原；你讀到的平原，可能是詩人對家鄉的思念。一點點的生活經驗都是創意的源頭，透過某個場景、某件事或某物某人，羅卡念及他的家人和友人，於是激發靈感寫詩獻給他的至親好友，這是這本詩集的另一特色。羅卡依戀家鄉，也愛護家鄉的邊緣族群——自成一格的吉普賽人，兩者形成詩的主要元素。無怪乎，西班牙的讀者讚頌羅卡不是高高在上的詩人，而是貼近普羅大眾的詩人。如是之故，安達魯西亞的地土風情、吉普賽人的人文、獻詩的對象，都成為深度閱讀和理解《吉普賽故事詩》的重要背景。此外，羅卡自創的風和月的神話，加強了吉普賽人的神秘面貌，配上朗朗上口的音韻，竟被譜曲傳唱至今，咿哦昂揚的曲調，訴不盡的浪人的愁啊！

□ 而今，由西班牙文直譯並加註解中文版《吉普賽故事詩》面世，似乎方便了中文讀者進入羅卡的神話世界。但是詩的翻譯實屬不討好的工作，比方說譯者在「月亮之歌」裡譯出「騎士已經漸行漸近/在平原上敲出鼓響」，我讀原文卻會以為騎士在如鼓的平原踢踏而來，一方面是達達的馬蹄聲和鼓聲的聯想，另一方面是安達魯西亞省乾燥的黃土平原形似鼓面。詩的附注有部分缺憾，例如〈布蕾秀莎和風〉裡出現的英國人，其實是淵源特殊的地界——緊鄰安達魯西亞有一塊小小的英國領地 Gibraltar，可惜譯者未能加註。無論如何，詩後的註釋、附加的文獻考察、翻譯理念和詩人的演講，都見譯者的用心。羅卡的詩固然有多種翻譯的可能，但是面對第一本豐富補充資料的中文譯本，相信有助於國人對西班牙南部文化背景的知性認識，誠如詩人自言：「這是一本幾乎不表現見得到的安達魯西亞，而是顫抖著見不到的安達魯西亞。」我說這也是一種西班牙風情。

陳正芳寫於馬德里·初秋